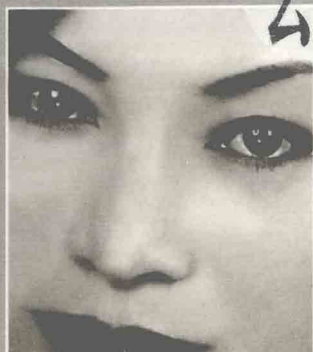


五朵雪莲花

白雪莲之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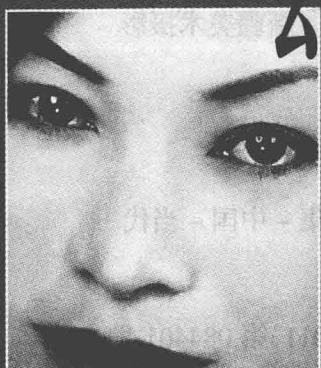


于文胜◎主编/何英◎著

阁楼上的疯女人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白雪莲之



于文胜◎主编 / 何 英◎著



# 阁楼上的疯女人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雪莲之幻 / 何英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1.5

(五朵雪莲花丛书)

ISBN 978-7-5469-1522-7

I. ①白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4401 号



五朵雪莲花丛书 白雪莲之幻

---

主 编	于文胜
责任编辑	郑红梅
封面设计	文 昊 王 芬
插 图	文 昊 轩辕文慧
制 作	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

---

出版发行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
邮 编	830000
印 刷	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	880mm × 1230mm	1/32
印 张	6	
字 数	86 千字	
版 次	2011 年 5 月第 1 版	
印 次	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	
定 价	17.90 元	

---

## 五朵雪莲花序I

◎刘亮程

《蓝雪莲之森》：位于中蒙边境的北塔山，是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的老家，从最早的《永生羊》，到这本《蓝雪莲之森》，克西有关北塔山的文字无一例外是独特诱人的。那个地方把讲述它的唯一“舌头”给了她，这仿佛是一份使命。那独一份的北塔山记忆，在带给我们阅读惊喜的同时，也成就一位满脑子哈萨克思维的优秀汉语作家叶尔克西。

《白雪莲之幻》：何英是优秀的女性文学评论家，她见诸国内重要期刊的文学评论，是新疆文学重要的声音。一个地方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学评论家。《白雪莲之幻》是何英的随笔散文集。评论家写散文，或许自找无趣，写好了当然好，写不好以后如何批评别人。好在这本书充分发挥了何英的理性之美和感性之幻。幻是文学本性，无幻不成文。《白雪莲之幻》从说才女，说疯女，说女作家，到《红楼梦》女儿们。我尤喜欢这组红楼梦女儿篇，见功夫、显才情的绝妙好文。何英是以平常女人心揣摩红楼女儿心，严谨的理性分析之外多了率真的心性通达。女人身体里都有一个长不大的女儿，以此幻性之女儿，观彼虚构之女儿，观出许多不一般不一样。

《紫雪莲之悠》：陈颖是一名记者，一方面要面对真实世界做报道，另一方面，又不舍自己的内心诉说。《紫雪莲之悠》

是二者交集的作品。陈颖有自己真实的内心痛苦。许多写作者没有自己的真实痛苦。文学的“真实”底线是什么？就是那些虚构人物、虚构事件的内核里，有作家自己真实的一份情感。陈颖跟生活中某些东西有固执的幽怨和纠结，这些百般纠结的幽怨使她的一些散文极具文学性。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跟世界纠结不清的情感。永不和解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与释解。

《红雪莲之沁》：李颖超的文字极少写自己，她笑谈书中人、剧中人，看似与己无关，逍遥在外，实则情与恨共注，爱与怨同受。作家写谁都是自己，读书亦是读自己。读他人事，伤自己心。他人的泪往自己心里流。虚构人物之情感命运，与欣赏者暗中流转。书里字外，哪个更真？沁者，渗入之意，沁润。沁人心脾。在李颖超沁着头柔舌轻声的絮语里，我们看见一颗藏不住的女人心。

《黄雪莲之醉》：萧云是一名优秀的电视剧编辑，大量的电视剧故事编写，使她更钟情于自己的散文。散文是让世界停住，停下来静观细察。萧云的散文里有无尽的乡愁。愁，一个多么难说的汉字。乡愁是中国人的特性。在国外，跟乡愁相近的“乡痛”，被认为是一种“并非身处故乡而感觉到痛苦”的病。萧云的乡愁是愁上心头的，她在文字中精心保存一块父亲的麦地，一片母亲的菜园子，一处乡间老屋。好在还有一个文字世界，安放这些在大地上已经太占地方的东西。乡愁就是我们在自己土地上再也找不到家乡。



## 目 录

### 千古恨事由此铺开

才女何须福薄 / 002

阁楼上的疯女人 / 015

千古恨事由此铺开 / 028

黛玉篇 / 039

宝钗篇 / 045

袭人篇 / 050

可卿篇 / 058

尤三姐 / 064

开到茶簾花事了 / 069

### 茈茈草

茈茈草 / 072

芦苇 / 076

垂柳 / 080

野胡杨 / 085



## 目 录

桃红柳绿 / 091

玉兰花开 / 094

烟霞杏花 / 097

黄郁金香 / 101

莲叶田田 / 105

### 桃花般璀璨

桃花般璀璨 / 110

小说之路的千山万水 / 114

斯万的爱情 / 125

假如我没看过《挪威的森林》 / 130

骑摩托过来的羊 / 137

喀纳斯的文化行旅 / 144

给蛋蛋说的话 / 163

这一天到来 / 169

盘点我的行走 / 176

我是谁 / 180



千古恨事由此铺开



## 才女何须福薄！

明清时开始流行一种观念，叫做才女福薄。流行到今天，依然很流行，经常听到某人叹某人命运不济，“就是因为她太有才了，假如她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女人，可能她会很幸福……”说的人深谙世事体会尤深，听的人频繁点头心领神会。通约是现成的，只要找几个人往里一对，不是吗，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两大才女蔡文姬和李清照，命不好吧，福薄得很。尤其是李清照，家、丈夫和孩子一个都没有，终于要在声声慢的凄凉晚景中死去。

所谓福薄，就是指多才多病，早慧早夭，又指姻缘乖舛，所遇不淑。对照看看，萧红是多才多病、早慧早夭；张爱玲是姻缘乖舛，所遇不淑。除了这几个名气忒大的，从古至今，还





不知有多少才女在提供着证明：小说里的林黛玉，历史中的柳如是……这个不幸的名单还可以加得很长。就连外国，似乎也通约着呢。有个著名导演评价费雯丽：她是如此美丽，以至于她不必如此有才；她是如此有才，以至于她不必如此美丽。这绕口令似的话细细想来其实意味深长。美艳，男人（说这话的自然是男导演）是不怕的，女人的才大概也是爱的，但一般情况下，二者居其一就行了，不要都占全了。对女人来说，美丽当然是首要的，有没有才没那么重要，你逞什么才呢，你还可以退回到家里，把竞争场地让给男人。女人天生是弱者，是要受保护的。连雄鸟都知道把捉回来的虫子献给雌鸟，比起她冲锋陷阵地去捉虫子，待在家里的姿态肯定要审美得多。

传说李清照晚年欲将自己生平绝学传给一个小女孩，不料小家伙对此毫无兴趣，还童言无忌，说出了令大词人差点昏倒的话：才藻非女子事也。更令她昏倒的还在后面，陆游为小女孩的娘或爹作的墓志上也提到这件事，表扬这个当时只有十岁的女孩说得好：这么小就懂才藻非女子事，了不得呀。你李清照坎坷一生，终了都未必明白，命运多舛皆因一个“才”字。在朱程理学大倡的宋代，于阴暗的黑幕上投射的这一束千年之光是太孤独太难得了，文人们出于爱才，一方面大传其词，宣扬女词人的种种本事的诗层出不穷；另一方面，

道统又要板起面孔说她“不终晚节”。

须知人一有才，性情就不一样了，也必定要骄傲，恃才自傲吗，这一点上不分男女。蔡文姬有才吧，史书都称她：“博学而有才辨，又妙于音律。”传说她十岁通音律、十二岁得父亲书法真传，十几岁时，人们先知有蔡琰，方知有蔡邕。后为曹操默写文章四百篇无遗误，一时传为美谈。一个胸有四百篇文章的女人，不叫有才叫什么。17岁新寡，不顾父母反对，毅然返回家中。两汉正是封建王朝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开始巩固的时候，夫为妇纲，丈夫死了，中等以上的人家都是要求守寡的，被夫家遣送回去的都是犯了过错，娘家也会极羞辱地不愿接纳，焦仲卿妻不就是南朝的悲剧妇女吗，恶婆婆休了她，娘家兄弟又坚决不让她回家，她只有死路一条。《红楼梦》里的李纨，年纪轻轻就遵妇道，在贾家守了一辈子寡，那都是清朝乾隆年间了，纲常伦理还是没变。不但没变，明清两朝，封建礼教反而更加恶性膨胀。越是仕宦人家，越看重贞节，越是受过经史教育的，越知道“无才便是德”。那个十岁女孩不是很懂得此道吗，连陆游都为她撑腰，可见李清照那样的是多么异类。

想想蔡文姬在当时也算特立独行了，父亲是一代名儒，自然不希望女儿卷铺盖回来，多丢脸啊，人家都能守住，你就守不住，妇德不修，颜面何存？才女不管妇德不妇德，我才 17





岁，就要在那个阴森森孤零零的地方灯油熬尽吗，我要自由！如果说蔡文姬的后半生都是命运的折磨，她也只能随波逐流。离开夫家，则是她做出的第一件自我选择的事。她凭的是什么？凭的就是充溢胸间、深入骨髓的纵横才气。有才才敢傲世啊。

蔡邕人过中年才有了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只好暂且将节烈观放在一边。况且自己的仕途人生也是鹤唳风声，董卓死后即被新的当权者清算，虽愿“黥面刖足以修《汉史》”，也不能得到赦免，处死狱中。没过多久，18岁的蔡文姬遭到胡兵劫持，被献给了南匈奴左贤王。12年后的某一天，曹操忽然想起了故人蔡邕，乃“痛其无嗣”，那时的曹操已经统一北方，连南匈奴都要看他的脸色，曹操即遣使以金璧将蔡文姬赎回。蔡文姬生别两个胡儿。35岁重嫁董祀，董祀犯死罪之时，她于大冬天，不及穿戴梳洗，“蓬头跣足”地跪求曹操，这是她人生中又一次冲破世俗常规的大胆行为。曹操素与蔡邕亲善，想到蔡邕死后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又身遭变故被胡人掳去赎回不久，怪可怜见的，赦董祀。董祀终于感念妻子的救命之恩，看透世事，携妻终老山林。她的不听天由命终于使她获得了幸福。

蔡文姬苦尽半生，终了尚属有所依托。也是她和她父亲的名气太大，她的经历又够凄惨传奇，其实，在兵荒马乱的汉

末，流离受辱的女人何止千万！然而像她这样的名儒之后，在胡庭陷身12年，又能生还故国的恐怕绝无仅有。所以从那时起，历代都有文人诗赋咏叹，有名的有曹丕的《蔡伯喈女赋》，元以后多编为剧作，有元金志甫的《蔡琰还汉》杂剧，明陈与郊的《文姬入塞》杂剧，清尤侗的《吊琵琶》杂剧，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有关章节也提到此事。现代以后，又有郭沫若的历史剧《蔡文姬》，郭沫若甚至连写七篇文章，力辩《胡笳十八拍》等确为蔡文姬所作，而非另一派主张的为晋人、唐人伪之。不管《胡笳十八拍》等是不是蔡文姬所作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她是一个才女。而她又是如此“时运不济、命途多舛”，似乎真的印证了“才女福薄”这个宿命。

她死后，正統的封建士大夫们是这样评价她的：受辱虏庭，诞育胡子，文辞有余，节烈不足。看来“节烈有余，文辞不足”是正常的，反过来就成问题了。评判女人的最高范畴还是节烈观。那意思是，你既然已经受辱，就不应该苟活，还诞育胡子，就是品行有污了。至于你能不能将你父亲四百篇文章默写下来，传诸后世，是不是有《悲愤诗》《胡笳十八拍》又有什么关系？女人的才是多余的。

其实，不管是蔡文姬还是李清照，福薄是薄了点，但她们终归青史留名，多少文人墨客都是她们的粉丝。李清照因为她的词，更可谓千年出一个。二人比较起来，蔡文姬的所有作





品加起来,包括有著作权嫌疑的,似乎仍不及李清照。虽然文学并不完全是“后出而转精”。《悲愤诗》是中国第一首文人的自传体叙事诗,《胡笳十八拍》也是名动一时的诗歌曲。李清照的婉约词却更具创新精神,在文学性上也更为精致。她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,不论人生的遭际如何,她的人生也好,词作也好,始终是以艺术为本体,对照她前后判如天堂、地狱的两种生活,除了心境、情感有所不同,美是没有变化的,甚至越来越美:少女时代的娇美,初婚时的艳美,晚年时的凄美,她的一生被词的美神所眷顾。她在宋词卷的赫赫有名,还会让她的词和她的事迹传之久远。

这样说来,她们还是幸运的,多少不幸的才女早已被故纸淹没。尤其是那些沦落风尘的,正统的文学史一般不怎么扬她们的名,另一方面,她们的才名得以传播下来,又恰恰与她们的沦落有关。由于她们的身份,她们可以自由地与男文人们诗词唱和、交往应酬,她们的名字甚至出现在一些当朝大文人的诗赋里。她们既有与男文人交流切磋的机会,男文人也会虚美、提高她们的诗名,而后世的文人们向来是对历史害着单相思的,于是产生了更多的后设的历史,其内容早就超越了单纯的文学鉴赏,变成了读着她的诗,想象伊人的艳情故事了。

在这些才女中,薛涛是名气比较大的。她本来是良家女

子,由于她能诗善辩名满成都,节度使韦皋把她招入府中,一时备受宠爱,就成了官妓。在与过往的男诗人们的唱和中挥霍着青春与激情,正如她的《春望草》所写:风花日将老,佳期犹渺渺。不结同心人,空结同心草。一个女人渴望真正爱情而得不到的悲怨情怀,在这首短诗里泄露了。尽管连元稹都称赞她:言语巧偷鹦鹉舌,文章分得凤凰毛。王建也有诗句:扫眉才子知多少,管领春风总不如。她春风得意的乐籍生涯终究不过是空花幻影,到头来没有一次深深的钟情,她对别人、别人对她,都不过是游戏一场一场游戏。她一年又一年地在官场、文人中周旋、流连,被人玩赏,作着越来越模式化的酬唱之作,浪费着才华和情感,终有一天,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上司,被流放松州。后来,薛涛在浣花溪畔了度残生。民间流传着她写诗的小笺,流传着薛涛井的传说,她因此名气更大,一个乐妓,因为会做诗、有才,名字竟从唐代流传到今天,也可见“文章千古事”的魅力了。

唐代还有一个有名的女诗人,也流落风尘,叫做鱼玄机。是女冠,在古代,女冠的名字往往是与坊妓连着的,如章学诚所说:女冠坊妓,多文因酬接之繁;礼法名门,篇简自非仪之举。也就是说,这些女人会有那么多文章都是因为她们酬接之繁,正经闺秀是不屑于这样炫才的。她们一生都在男权社会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中浮浮沉沉,最终不免沉沦的命运,



又要宿命地联系到“才女福薄”。就是因为多才多艺，她们先引起人们的注意，继而开始与文人来往酬唱，为礼法所不容，传作行为不轨的女人，终于为人所狎。

正如前面说到的，人一有才，性情就不一样了，必定恃才傲世。鱼玄机有一首诗，其中两句：自恨罗衣掩诗句，举头空羨榜中名。她本来是游崇真观南楼的，看到了那上面贴着的中榜及第名单，产生了一种怀才不遇的情绪，觉得了男女间的不平等。这就比通常的才女有了更高的要求，她要求入仕的权利，也就是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。事实证明，这一点是绝对行不通的。鱼玄机后来死得很惨，被杖毙。可惜了她：色既倾国，思乃入神，喜读书属文，尤致意于一吟一咏。她的才使她获得了一点名气，她的人生却悲惨不堪。早年为李意之妾，被弃之后进了道观，她的出家也许正是自投无路的选择。在婚姻失意中她写下这样两句诗：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心郎。一个无主的女人是容易被欺侮的，也是容易染上是非，更兼她怀着“自恨罗衣掩诗句”的“野心”，在对于女人来说过于险恶的时代，她的不得善终在所难免了。

比起李清照那样的“不幸”，下层妇女又有才的，不知要不幸多少倍。宋代有一个名叫严蕊的官妓，她“善琴奕歌舞，丝竹书画，色艺冠一时。间作诗词，有新语，颇通古今，善逢迎。四主闻其名，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。”天台的地方长官唐



与正对严蕊青眼有加，朱熹（这个朱熹就是那个朱熹，他还有这么一段光荣历史呢）为了搞垮他的政敌唐与正，上书说：（唐）悦管妓严蕊，欲携以归，遂令伪称年老，与之落籍。唐因此被调走，严蕊被捕入狱。朱熹严刑拷打兼引导劝诱，严蕊却始终不肯招认。她说，身为贱妓，纵是与太守有滥，科亦不至死罪，然是非真伪，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，虽死不可诬也。她宁死也不肯屈招的事迹，博得人们的同情与赞誉，她的名声越来越大。朱熹离任后，新任长官对她的遭遇很是同情，命她作词自陈，她当即口占一首《卜算子》：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开花落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！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

严蕊的词感动了新任长官，当即将她无罪释放，并准予她脱离乐籍。她因“才”致祸，最后也因“才”得福，究竟“才”对于她来说，是祸是福似已难说清了。像她这样的妓女，能够侥幸从良的实在是太罕见了，往往是与她们的血泪连在一起，并不像一般文人所描绘的风流情调。官妓要比普通妓女甚至更为悲惨，她们的身份被记录在案，是官府的奴隶，除非官方宣布她们获得自由，她们永远没有人身自由，她们不能够像普通妓女那样与异性亲密交往，只能在公开的场合佐宴陪侍，稍有差池便祸从天降。

从这首词可以看出，严蕊身上很有一些不屈精神，上来